

螢窗清玩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 螢窗清玩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新訂螢窗清玩花柳佳談

第三卷

遊春夢

詞曰

天地等蜉蝣。霧捲雲收。人生能有幾春秋。莫把青春虛度了。特地埋頭。銀漢邈悠悠。織女牽牛也尋快活也風流。自古誰如天上月。與世長留。

調寄浪淘沙

詞意蓋謂人生百歲光陰如白駒之過隙。必須及時尋個自在。方不負辜終身。就如上界文牛。亦且歲歲渡河。尋個風流快活。

何況人生世上。日去一日。年復一年。忽忽悠悠。不暇目而星星  
白髮矣。余舊製有閑居賦一篇。其起處云。人生好似路旁藥。纔  
自榮。今纔又折。人生好似天邊月。纔自圓。今纔又缺。一日舒徐  
十日忙。能得幾回閑。君不見瑤池玉洞有神仙。飲酒看花  
年復年。黃鶴倒騎渾不顧。一朝遊遍九重天。如今我亦閑居  
般般世事都如夢。萬丈紅塵爭掃却。不看山水就看書。賦意亦  
即要人忙裡偷閒。及時行樂。如此卷中所載先朝一椿故事。真  
能出煩惱之城。遊安樂之國。而得人生之大自在者也。天崇間  
有劉生者。諱昭。字子章。閩之崇安人也。有軼才性疎蕩。高量偉

志卓爾儒林年甫十三已遊黌序十五而占蟾宮之首十六而題鴈塔之名其凌轢於雲路間者往往令人退避是年十七守職詞林適其族人劉克寬與內侍謀奸事覺棄市生恐波及托故而歸時其父劉世昌正遷浙西瑞州府尹甫蒞任生往省之父以生之未聞也寓之耳房夜則責之攻書日則與之視事生素曠蕩苦於所拘而不敢辭也不覺梅中書畫柳上春來麗景良辰引入入勝生偶倦坐窗下忽一僮馳一駿馬飄然而來生問焉往僮曰往遊春耳生曰吾偕之可乎僮曰可吾方欲指引於君君當少坐待說訖且去俄而復至隨後一馬令生騎之倏

忽聞來抵一莊樓閣參差竹樹陰翳。生問曰：此何所也？僅微笑不言。有傾一青衣飄然而出，揖生曰：何方貴介？請抵草舍進茶。生跼蹐不自安，請之再三。生始下馬，偕進。詣一閣，珠簾半捲，繡戶微開，柳映紗窗。花眠玉砌，正立望。忽有雙美人，嬌粧艷服，揭簾而出，相視驚喜如平生歡。既遣坐，生知為豪貴眷屬，得氣消聲。而二美人則雅意殷勤，清談娓娓，坐立嘖笑，芬香襲人。須臾有青衣進曰：酒溫矣。於是二美人扶生入席，暢飲酣談。旨酒嘉肴，星羅棋布。生頗飲得有興，忽見案上有詩一首，生取而覽之。題曰：春樓曉望。其次韻云：山雨染雲為柳葉，江風剪水作梨花。

生吟咏至三。嘆為佳句。及酒微醉。生起辭歸。至中途。而僮已俟於樹下。生曰。子何先已在此。僮曰。吾有急故欲歸。特於此俟君耳。但君此番遇合。異日必有奇逢。君其記之。說訖。滿月烟雲。而僮已不知所往。生亦迷離恍惚。魂魄消沉。猛然醒來。却是一場幻夢。仰視窗隙。月色已落。燭焰微明。因而憑案挑燈。沉思夢中光景。覺目觸處。猶觀美人之色。耳聽處。猶聞美人之聲。蘭麝之香。依然透鼻。自想曰。這場夢幻。不似尋常。其中必有實人實境。持我未得身歷耳。況那僮來去古怪。其云此番遇合。異日必有奇逢。恐是神仙降世。指引吾輩。因緣未可知也。想到妙處。不覺

拊掌自喜。忽又想曰。但是夢中所見地方。不知其屬何處。今就以我尋那兩美踪跡。亦何異大海撈針。想到難處。又不覺撫膺自嘆。因研墨製夢美人賦一篇云。

夫何春宵之明媚兮。月朦朧而吐光。羣花蓓蕾於東曉兮。鬱奇<sup>奇</sup>觀之香。紛萬籟之窈窕兮。樂融洩其未央。渡蒙茸以延佇兮。顧宇宙之微茫。悵孤身之嫫媿兮。慨古人之云亡。藍橋邈而莫覩兮。洛浦阻而且長。魂潛黯其欲銷兮。徒覽影以自傷。夜遲遲其未艾兮。倚南牕而獨宿。橫憂懷之惻惻兮。馳靈魂之逐逐。神縹緲其遶飛兮。若裴回於楚岫。糾



蓋蓋之長林。兮。燦燦顏之華。屋步容與其未造。兮。徒龍鍾而躑躅。忽蒼蠹之幽蛻。兮。聲喁喁其喧黷。聊引步以覲覲。兮。驚伊人之如玉。容姁姁以修姱。兮。含渥飾而如天。寶髻聳而峩峩。兮。垂髻美而且鬢。星眸炯而精朗。兮。修眉淡而聯娟。笑娉姁而嫵媚。兮。聲喁喁而動憐。披瑤瑤之環珮。兮。銷翡翠之螺鈿。彼毛嬙而於茲。兮。又何足以呈色。將夸娥之降世。兮。詎或可以爭妍。質嫵妙其幽閑。兮。志解秦以窈窕。既皎皎於霞外。兮。亦亭亭於物表。淡情態以安和。兮。紆閑跼而臨眺。乃相這於繁陰。兮。獨重吾以儁肖。若髣髴其

有舊。今第莫測機緣之冥。杳杳相對以宛轉。今恁呢呢之  
妍笑。譚嗔嗔以絮絮。今擘紗袂以相邀。揭湘簾而竝入。今  
盼紅閨而寂寥。陳嘉言以晤對。今吐蘭氣之飄飄。佈羽觴  
於錦席。今飲琉璃之醕膏。大白浮而交錯。今極其樂之陶  
陶。聿茗芽而枕藉。今寄遙情於素毫。心凱康而莫明。今意  
繾綣而莫搔。訴真情於窸窣曲。今伸月盟以勞騷。忽忽念  
而索別。今或軒袂以稱遽。擘余手以送情。今聲鳴咽而不  
能語。悲相對而飲泣。今情涓泣而如雨。步遲遲而迴盼。今  
乃使我屏營而不忍去。神情怖而顛倒。今獨倉皇而失據。

靈魂闇而忽返。今遂恍惚而不知處。宿鳥羣而交噪。今覺東方之已暘。嗟靈夢之云異。今心恍恍而悠悠。憶芳踪之宛在。今覺音容之尚留。勞余心以忍思。今苦展轉以銜憂。曾不知彼姝之何在。今張張乎吾將焉求。嗚呼仙耶神耶。何離幻以光怪。今乃栩栩其未休。使余心之宛結。今耿萬古與千秋。

一日。生有友人建一山閣。工甫告成。邀生偕遊。并求題咏。生乘馬以往。日晡方歸。路經一莊。畫棟飛雲。珠簾捲雨。山環水繞。壯麗深嚴。而莊前一曠花園。林木菁蔥。亭臺璀璨。奇花異卉。妒艷

爭紅生見園門半開。勒馬門前。春戀賞望。忽窺見杏花深處。俏  
立一絕色佳人。綽約輕盈。宛如仙子。生看得魂消魄散。幾欲撞  
下馬來。那美人亦閃在徘徊半藏半露。又恐生見。又恐生之不  
見。但聞嬌聲滴滴。問青衣曰。馬上誰家粉面。郎馬敢窺室家之  
好如此。一時愈覺嬌羞宛轉。欲去又不忍。欲住又不能。生不覺  
目注神凝。如痴如醉。扼腕而嘆曰。這相思害煞我也。俄聞隔花  
有咳嗽聲。那美人偕兩青衣。斂衽遽避。生偶立半晌。亦悵然而  
回。是夕茶飯俱忘。蒙被倒臥。長吁短嘆。殊不勝情。捱至雞鳴。猶  
自神思縈縈。一夜何曾合眼。乃起拂箋擲管。揮成三絕。以攄懷。

馬遲遲對夕陽。  
只因未識劉公子。

歸途剛遇杜韋娘。  
笑問誰家粉面郎。

其二云

尋芳我過宋家東。  
春色滿園遮不住。

十里花香逐晚風。  
一枝濃杏透牆紅。

其三云

紅妝冉冉下紅樓。  
剛被劉郎迎一笑。

謾步苔堦採石榴。  
走回花下暗低頭。

按三詩純是寫人寫景而情自在箇中。適其時城南有一官者。

姓白諱慶雲字景龍。舊為浙江鹽運使。晚年歸田。生父劉公甫。莊瑞州。即與交厚。是時白公偶遭惡疾。沉臥纏綿。劉公令生探之。生曰。不知路徑。奈何。劉公曰。城南十餘里一莊。山水廻環。煥然華麗者。是也。生退而喜曰。此非遇美人處耶。劉阮天台。吾今可得重訪矣。於是策馬就道。望莊而來。既抵門。投刺請謁。俄有小公子出。揖而進之。歷階而升。直詣高堂。施禮遜坐。及茶畢。生即造榻見白公。問安。曲陳劉公遣來有探之意。白公十分感激。款款慰勞。乃呼侍兒扶起身來。與生接談。未半。晌。生起索別。白公不許曰。今日乍見賢臺。自覺精神頓爽。吾等既係通家之好。

何妨聚首數天。以慰老夫飢渴耶。生曰。家父懸懸理宜復命。白公曰。就令來僕先回。稟復嚴命。使是生猶四顧躊躇。公曰。不然。老夫自卧病以來。事務家門無人料理。而小頑鳳翔年幼未聞。不能自籌。今日敢留尊駕者。祇欲賢契暫為分任耳。生慨然曰。既如此。老伯尊命。敢不敬承。公大喜。館生於得月堂。自後賓客往來。錢穀出入。悉聽劉生裁處。時值花朝令旦。柳日芳辰。日麗雲開。澄就玻璃海。宇花明。柳暗。綴成錦繡江山。禽啼帝子之魂。草長王孫之恨。馬嘶風於紫陌。醉客尋芳。鳩喚雨於青林。佳人拾翠。堪嘆客愁無奈。轉憐春色有情。生於是月閒坐無聊。散步

就借他們口中  
明更不待劉生  
自己說出此種  
筆法最為奇闊

階外行到小門開處。却是一曠花園。亭榭參差。池林沉寂。花呈錦簇。鳥奏笙歌。劉生傍柳隨花。縱其遊賞。忽至小亭一所。翼臨清池。額之曰一鏡亭。精潔清幽。珍玩四塞。生知是家人遊宴之所。少歇其上。但見亭上琴書羅列。圖畫懸案。上一壺貯酒。殆滿。生捧起微吸。忽覺香透肺腸。真玉液也。於是對花引盞。聊飲數杯。不覺美酒困人。醉卧於竹牀之上。須臾半夢。中間聲嚶嚶然。呼曰春花秋月。爾們快來看看。此間睡若何人。俄聞一個應曰。此劉公子也。他寓於得月堂。何故在此晝寢。又有一個曰。此非馬上的粉面郎耶。三人驚喜而笑。又有一個曰。昔謂六郎面



玉環又是自己口  
中點明筆法變  
換

似蓮花看此郎。又當在蓮花之上。劉生夢中徐徐醒來。把手一伸。把眼一抹。蹶然而起。驚得那美人無處躲閃。羞怯不自安。生就而揖之曰。小姐何人。若非玉女。下凡定是夸娥降世。那美人含羞答禮。以袂掩口而應曰。妾小字玉環。白公之女也。此處方生纔點明曰。小生因今日花態撩人。誤造小姐貴居。萬祈雅量。白玉環曰。令尊與家君有兄弟之誼。則吾輩亦有兄妹之情。既係通家。何須芥意。於是彼此讓坐。乃命春花洗盥。秋月獻茶。劉生微把玉環審視。忽暗驚曰。此非花下佳人耶。既而審視至再。又暗驚曰。此又非夢中美女耶。轉又將春花秋月審視。竟是夢中所見的。應遠。脈。應。近。脈。